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七回 第三節

十二顆月牙鏢，百發百中。二人倘若戰在一處，真是二虎相爭必有一傷。白俊眼珠兒一轉，叫道：「韓老叔，別人不能攔我父親，您能攔他老人家，勝英要與我父親戰在一處，必得有一傷，或者同歸於盡也未可知，您勸我父親，勝英不是為盜印嗎？仍然叫勝英盜印。用消息埋伏拿住勝英，豈不勝似力擒？再說勝英人老刀不老，又鏢無虛發。」韓殿奎點頭稱是。遂走上前去，叫道：「寨主哥哥，勝英為的是盜印，您不必與他打仗賭輸贏，仍然叫他往隱逸樓盜印。裡面有消息埋伏，自然能將他拿住，豈不省許多事嗎？」白爺一聽點頭依允，遂走到前面，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為什麼來的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老寨主何必明知故問，我為黃金印來的。沒有黃金印，我至死不出九龍山。」白玉祥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白玉祥不能言而無信，請您來盜印，您還敢盜印嗎？」勝三爺捻髯而笑，叫道：「白老寨主，莫說盜印，龍潭虎穴，我勝英有何懼哉。既為盜印而來，豈能不敢盜印？」白玉祥心中甚喜，這回仍以消息捉勝英。勝三爺心中也歡喜，背後有一位消息姥姥賈七爺。白玉祥說道：「韓賢弟、曹賢弟，你們二位將老達官陪到隱逸樓前。請勝老達官盜印。」說罷鳴金收隊。勝三爺在前，賈七爺、孟二爺、蕭三爺、大義士、鐵飛龍、金頭虎等在後面相隨，奔東南越過五七道寨子。見四扇垂花門，綠灑金花。門外有氣死風的紗燈，上有紅字。進了垂花門，曹世彪、韓殿奎止住腳步，韓殿奎說道：「北面就是隱逸樓。印在樓上天花板下掛著呢，我白兄決不失信，請您進樓盜印吧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曹、韓二位寨主且同嘍卒退去，彼此兩便。」曹、韓與嘍卒俱都退出垂花門，勝三爺取出火折晃著，叫道：「賈賢弟你看看。」賈七爺一拈燕尾鬚鬚說道：「勝三哥，這座樓東南西北四面，西南消息最厲害。」勝爺說：「不錯，我們哥三個就是由西面掉下去的。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樓中東西橫著有三十六塊轉環板，有麟板，有淨板，有梅花板。登翻麟板，落在下面，有轉輪刀，將人絞得骨肉翻飛。登翻淨板，底下是銅鐵網，上有倒須鉤鈎，為的是捉活的。登翻了梅花板，亂弩齊發，將人鑽成刺蝟一般，非會金鍾罩達摩老祖易筋經的人才行呢。」說著話賈七爺用黃眼珠看蟹子，蟹子一笑道：「將我打下去，你好看熱鬧。消息埋伏吾是一竅都不通。若沒有埋伏，不用你擠兌，我不能含糊。」

金頭虎是財迷，又是官迷，沖天杵一晃叫道：「大小子你腦袋有白圈。」鐵飛龍說：「不假，由十歲在少林寺學藝十二載，有金鍾罩達摩老祖易筋經的功夫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剛出世得做點轟轟烈烈的事情，如盜出印來，那真是成名露臉的機會，你有金鍾罩護身，刀剝斧砍全不怕，我也幫著你盜出印來，功勞是咱們倆的。」金頭虎是奸滑壞，鐵飛龍是做官心盛，遂說道：「你說的對，我在前頭，你在後頭跟著我。」

勝三爺瞪了金頭虎一眼。賈七爺黃眼珠一轉，一個傻小子，一個壞小子，如何能盜得了印呢？賈七爺也不好擋阻，果要一攔，蟹子必罵街。勝三爺可放心不下，叫道：「賈賢弟，你指引他們，打那方走。」賈七爺用火折一照，大方磚鋪地，由垂花門到樓的南牆有十餘丈。進垂花門往北是真方磚鋪地，有兩丈四尺，由樓牆往南是真方磚鋪地，也有兩丈四尺，當中就是轉環板。賈七爺說道：「你們登磚縫踩勻了，可別踩歪了，倘若踩歪，就有危險。」鐵飛龍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鐵飛龍走出去一丈來遠，賈七爺說道：「別往東走。」一句話未曾出口，嘆通一聲，落在翻板上。金頭虎止住了腳步，勝爺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板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這是淨板。」鐵飛龍掉在鋼鐵網中，嘆嚕一聲，鋼鐵鉤將鐵飛龍鉤住，將衣服撕碎，肉上現出不少條白道子。大英雄用虎爪將倒須鉤鈎俱都毀壞，仰面朝天一看，自己說道：「好小子，蓋上蓋了。」抄起了喪門螺絲棍。書中代言，大英雄身高七尺有餘，再仰起胳膊來就是九尺來高。喪門螺絲棍三尺來長，共是一丈二尺來長，正夠上轉環板。大英雄立著喪門螺絲棍，用盡平生之力，說：「你不開天門也不成，要將我悶在裡面？」當當就是兩棍，就聽叭叭一聲響，將轉軸砸折，大英雄一看，露了天了，口中說道：「開開門了！」一丈二尺來高，向上一縱，胳膊撐住了坑沿，爬上來了。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全給它毀了！裡頭還有網，還有鉤，把我的衣服都給撕啦。」勝爺一看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鐵飛龍無恙，驚的是鐵飛龍力大無窮。身體高大這樣靈便，將來不可限量。賈七爺叫道：「鐵飛龍你再向前走，仍然踩磚縫中間。」鐵飛龍叫道：「小小子你隨我來吧。」賈明這才跟著鐵飛龍再向前走，走出去有七八尺遠，賈七爺喊道：「向西走。」一句話未曾說完，翻板一轉，將大英雄翻下隱坑。這回走的是麟板，底下是轉輪刀。大英雄落在轉輪刀上，大腿被刀絞住，轉輪刀劍不折大腿，輪子就停啦。大英雄的腿在輪刀中夾著，手中的喪門螺絲棍，照定轉輪軸上就是一棍，就聽叭叭一聲，轉輪刀停止。大英雄抽出腿來，仰面看，上面又關了天門了。大英雄口中說道：「還是那樣辦。」舉起喪門螺絲棍，照定翻板上一連就是五六棍，叭叭一聲，翻板落將下來。大英雄用八卦趕蟾童子功，縱上坑沿，胳膊撐住坑沿，翻身而上。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全給王八羔子毀啦！底下的小刀自己會轉，都叫我給打落，也不會轉了。」

賈七爺叫道：「飛龍，你縱到頭層樓上，南面是十六扇隔扇。當中那對隔扇前，有一塊方磚是白的，站在那塊方磚上，再向二層樓欄杆縱去。欄杆裡面是平台，沒有消息埋伏，南面上也是十六隔扇，當中的隔扇能開，可慢慢的推隔扇，裡面必有消息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消息也不怕。」鐵飛龍在前，賈明在後，縱至頭層欄杆之內。頭層一丈三高三，再向上縱，可是一丈高，此樓一層小一層。此時鐵飛龍在前，蹦到頭層欄杆之內，站在白方磚之上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倆進陣，你破了兩道消息了，我什麼都沒乾呢。咱們兩個這麼辦，這回算你探道，探道者為第一功，你要不探道，我焉能進得來？無論有多大的本事，進不了陣就不能盜印。盜出印來，咱們兩個人都做官，你的第一功，我的第二功，你是大小子，我是小小子，你在這兒給我看著，我上去盜印。」印在二層天花板上呢，鐵飛龍雖然不是真傻，處處叫金頭虎繞在圈裡，遂說道：「好好！盜出印來，別忘了我探的道。」金頭虎說：「那是自然。」金頭虎縱到二層樓欄杆之上，一看果然也是十六塊隔扇，與頭層樓形式一樣。

黑油漆的隔扇，金頭虎伸手一摸，冰涼推之不動，傻小子用力一推，嘩啦一聲，雙隔扇可開開了，向裡一看，漆黑伸手不見掌。就聽吧的一聲，一個油錘飛來，正打在金頭虎腦袋上，這一錘打上，金頭虎唉呀一聲，由欄杆摔到就地，兩丈六尺高，摔得傻小子頭昏眼暈。勝爺說道：「賈明賢姪怎樣，上面有什麼消息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真混蛋，我還以為是地上呢！我向後一退，就將我摔下來了。唉呀，我也太混蛋了！」

說著話，再縱上第一層。鐵飛龍問道：「小小子，你怎麼掉下去了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還以為是地下呢，向後一退兩退，由欄杆縫中退出來，就掉下去啦。你上去看看吧。」鐵飛龍認為實，將身形一縱抓住了樓欄杆，翻身上第二層平台，用目一看，果然是十六塊隔扇，大英雄用手一推，未曾推開。再一用力，嘩啦一聲將門推開，就聽叭嘩一聲，鐵飛龍急閃身形，躲之不及，被油錘打在小肚子左邊，咕咚一聲，由樓上落於地上。「小小子，你為什麼不告訴我裡頭有油錘呀！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我要告訴你，怕你不上去。我混蛋，你比我還混蛋，無故的我向後退幹什麼？」原來兩扇隔扇框子是鐵的，門上面是鐵卡子，非用力推不開。門一開的時候，屋中黑得什麼都不見，必須趴在門口留神向裡看。那個油錘有弓子，門一開，弓一繃，油錘便打來。高人打胸膛，矮人打咽喉或腦袋。金頭虎三尺多高，剛剛打在腦門子上。鐵飛龍身兒大，故此打在小肚子上。鐵飛龍再縱上頭層欄杆，對金頭虎說道：「門一開油錘就出來，怎樣辦呢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咱們六個人都上去，我身兒矮，我下著腰，油錘打不著我。你推開門，閃在一旁，用手抓錘，猛力向下拉，架不住力量大，將錘拉下來。我用杵支著門，然後咱們再進去取印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好主意，就那麼辦。」於是二人重新縱上二層樓，鐵飛龍推門，金頭虎橫著杵支門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這條杵是新打的，那條杵拆搗台入了庫了，你可將門推開得大點，我的杵橫著好進去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推開你等著支門吧。」

鐵飛龍又用力一推門，金頭虎果然用杵將門頂上了，容油錘出來，鐵飛龍一把抓住。口中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叫你打來。」用足了臂力，就聽嘩啦啦一聲響，將油錘拉下，向地上擲去。金頭虎用杵將門頂住了，向屋中一看，仍然是漆黑。鐵飛龍問金頭虎：

「你有火折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有火折子，你扶著杵，我掏火折子。」金頭虎晃著火折一照，黃金印果然在天花板上吊著呢！有一個三尺長的方托盤，用鐵鏈子吊著四角，當中放著黃包袱條著扣兒，露著印匣的金鎖頭。鐵飛龍將杵拿下來，門的螞蟥已經壞了，也不能再關上了。賈明說道：「不行，這個印離著一丈四五遠，怎麼拿去呀？底下還是水，直通著就地，不知有多深。大小子你有法子嗎？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也辦不到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回去告訴勝三大爺，他們自有辦法。」二人由二層樓跳到頭層，由頭層樓再跳到就地。金頭虎將樓上的情形報告了勝三爺。賈七爺說：「不過叫你們打通道路，你們焉盜得了印呢？勝三爺，咱們上去吧，樓上什麼消息也沒有了。」

勝三爺在前，賈七爺、鐵飛龍、金頭虎在後，上了第二層隱逸樓，蕭、孟二俠與蠻子未曾上樓。勝三爺見屋中漆黑，遂晃著火折一看，勝三爺可就怔了神了，樓底下大水滔滔不斷，又不知通於何處？托盤吊著黃金印，四不沾塵，看罷多時，老英雄束手無策。足智多謀的消息姥姥也沒有簡便的辦法。若一丈多長的梯子，頂在樓頂上，用人扶著，可以上去，然而多危險！在九龍山中哪裡找梯子去呢？勝三爺為難多時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你的身體大，腳步也長，往上一縱，就能抓住鐵鏈子了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我要縱不上去，我就掉下去了。也不知底下有多深，那怎麼辦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盜印是咱們倆的功勞，拿你的飛抓接上我的飛抓，你要掉下去，我也掉下去，有官二人同做，死了二人同死。你要抓鏈子，可吊著角抓，抓一頭必然掉在水裡，那就白費啦。」鐵飛龍一想：我七尺來高，你三尺來高，我要下去，怎麼也把你墜下去了。一丈多高也縱得上去，鐵飛龍想到這裡，掏出飛抓，金頭虎也掏出了飛抓，接在一塊，兩條飛抓有三丈多長，俱都拴在身上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你看看繫住了？」鐵飛龍用八步趕蟾童子功，直奔托盤縱去，雙手揪住斜吊角的兩條鐵練子，頭朝上不能取印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擱腳向上卷，用腳掛住鐵練子，再伸手取印。」

鐵飛龍雙足鉤住鐵練子，身軀向上一卷，伸手取下了黃金印，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怎麼遞給您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你往胸前擲來。」鐵飛龍說道：「您可接住了。」黃金印奔勝三爺擲來，勝三爺一閃身軀，伸手接住了黃金印。鐵飛龍頭朝下腳朝上，再想下來，可就為了難了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將身體悠起來，兩腳用力一踹天花板，用燕子鑽雲，向下一鑽就鑽到我的跟前了。」鐵飛龍果然聽了金頭虎之話，用力一悠身軀，嘩啦一聲響，連人帶托盤，俱都落下來，金頭虎早將繩扣係的是活的，當時勝三爺、賈七爺、大蠻子，都沒想到金頭虎係的是活扣，一點就開。勝三爺剛要喊，賈明揪住了繩子，一句話尚未出口，鐵飛龍已落在水底了。勝三爺當時顏色更變，遂叫道：「賈賢弟，這便如何是好？鐵飛龍是傻孩子。這次往九龍山來，他道路都不准知道，人家孩子剛出世，便遭慘死，我勝英何以對得起鐵天勝？賈賢弟，你等將印帶回鏢局了，交到院衙原案。勝英一死，從此省卻多少是非。」語畢，勝三爺奔樓的當中，就要墜樓一死。賈七爺叫道：「三哥且慢！鐵飛龍的水性甚大，他在水中能開目視物，您將火折晃著，待我觀看。」賈七爺一看水流由南向北而來，賈七爺說道：「此水是活水，若有鋼鉤也鉤不住他。您要下去，鋼鉤就能將您鉤住。」賈明一拉勝三爺的英雄髦說道：「您就不疼我了嗎？」賈家父子將勝三爺勸到樓下。

孟二俠、蕭三俠已在樓下等候多時。孟二俠道：「將印盜出來了沒有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印已到手。」此時就聽隱逸樓外鑼聲齊鳴。孟二俠說道：「咱們快走，隱逸樓乃是危險所在。單說鐵飛龍掉下樓去，有三丈餘深墜於水底，伸手一摸是石鋪底，英雄由水底向西去，兩丈有餘仍是石牆，猶如磨磚對縫一般，簡直是一個大石頭箱子。外面有把守關口的四家賊寇，正是三鼠與張德壽。這是白玉祥的計策，因為太倉三鼠和張德壽與鏢行人仇深似海，倘然鏢行人來盜印，上了樓必然掉在水中，此處乃是必由之路。太倉三鼠在此把守，不論鏢行人是誰，他們四個人認識，絕不至放走盜印之人。大英雄在關裡方才用喪門螺絲棍砸鐵立柱的時候，雖然是黑夜，影影綽綽的也看見了，就是這個大個彷彿是孟金龍一般，大英雄砸了幾棍走了，回去找石頭，太倉三鼠在船上早將關外面的鋼鐵網整理好了，網裡的月牙劍刀，俱都吊在關外，他不出來便罷，倘若出來，必然被月牙刀劍住，刀在水裡用鎖練吊著，四個賊人安置停當，坐在小船之上，洋洋得意，竟等生擒活捉大個兒。大英雄復又用石頭砸鐵柱子之時，但見鐵柱向上一躡，大英雄說道：「原來會向上去，我要知道會向上去，早就有主意啦。」語畢，由背後抽出喪門螺絲棍，四尺深的水，蹲在水底下，將喪門螺絲棍向水底一伸，遞進螺絲棍去，用力往上一抬，大英雄可樂了，底下起來啦，旁邊有方才的那塊石頭，就在旁邊呢，用虎爪一抓填在關底下，扁著身軀鑽出關外，向前便覺有兩丈來遠，就聽咯噔一聲，月牙劍刀攔腰將大英雄劍住，若不是有金鍾罩的功夫，雖不能當時殞命，也得身受重傷。大英雄虎體彪軀，比平常人的身軀，粗有半尺多，被月牙劍刀切住，大英雄身軀在水中，無論如何就是使不上勁，若是身軀著地，一較力就能將劍刀劈了，無奈在半懸空中，無法用力，兩膀亂晃，鯉魚打挺，弔劍刀的鐵練子亂響，太倉三鼠與張德壽用火折子一照，這個傻大個，背後背著喪門螺絲棍，真像半截黑塔兒一般。秦尤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我是盜印的，印已盜在手中，我勝三大爺將印拿走了，窮小子們把前邊那個窮網拿開，要不然一會兒我就給你們劈碎了！樓底下那些玩藝兒，都叫我給劈碎了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拿開倒容易，等著將你擒住再拿開也不晚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秦大哥，咱們還不將他捉住。等待何時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你看這小子，至少也得有八九百斤的膂力，船要到他跟前，他一把就推出去，等他用力用得累了，再拿他就容易了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你這窮小子是幹什麼的？怎麼這麼損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你不認識大太爺，大太爺與老兒勝英有殺父之仇，北京城盜萬壽燈就是大太爺所為。今天捉住你，必將你碎屍萬段，以報殺父之仇！你既是給勝英盜印，你就是勝英親近的人。」鐵飛龍與秦尤說著話，仍然是亂挺身軀，功夫一大，將弔劍刀的鐵鼻子晃悠活動了，叮咚一聲，連刀帶人俱都落在水中，劍也分為兩開了，鐵飛龍就式一個蒙子紮到鋼鐵網之中，舉起喪門螺絲棍，當當當就是幾棍將網搗破，倒須鉤鉤在身上，不過落一個白印兒，在鋼鐵網內鑽出來，一個蒙子直奔四寇的小船紮去。秦尤說聲不好，趕緊將船向山根便搖，那知道大英雄一個蒙子早紮到船前，在水中托住船便翻，小船兒當時船底現天。四寇都有點水性，可不很大。鐵飛龍聽秦尤自己說大太爺與老兒勝英有殺父之仇，遂棄了別人，奔秦尤而去。鐵飛龍一看秦尤在水裡閉著眼睛，不能開目視物。鐵飛龍心中暗想，我這就如同拿瞎子一般，你往哪裡跑？夠奔近前一把握秦尤的左腿抓住。秦尤在水裡正閉著眼睛向前摸，大腿被人抓住，可就急了。由背後抽出匕首刀，照著後面閉著眼睛亂紮，鐵飛龍伸手又將秦尤的胳膊腕子抓住，來回幾晃悠，如同打鞦韆一般。秦尤這個樂子可就大了，鼻子一發酸，一連氣喝了三四口水，鐵飛龍將秦尤托到早岸，放在地上，掏出秦尤腰中的鐵抓，四馬倒攢蹄將秦尤捆好，口中說道：「你這小子與我勝三大爺有仇，我非弄死你不可，叫你找姥姥喝粥去！我拿你的腦袋當蒜砸。」語畢，抄起山坡上一塊臥牛青石，這塊石頭足有三四百斤重。秦尤仰面朝天一看，自己眼淚汪汪，思想守寡的老母，好似鋼刀刺心一般。真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不想我死在這裡，決不能遇救。鐵飛龍抱著石頭，走到秦尤面前，舉起青石，堪堪要向下砸之際，就聽山坡上一聲喊嚷：「什麼人真乃大膽？不許在九龍山上傷人！貧僧來也。」鐵飛龍放下石頭，順著聲音觀看，迎面來了一個僧人，銀髯佈滿了胸前，手使一對亮銀梅花奪。鐵飛龍由背後撤出喪門螺絲棍，口中說道：「賊和尚，你管得著嗎？一棍砸死你這個賊和尚，回頭我再砸你！」舉棍擡頭蓋頂奔和尚打來，和尚閃身形，揚奪便接喪門螺絲棍，就聽噹哪一聲，半空冒起三尺高的火星子，和尚只覺虎口發酸，兩臂膀發麻，和尚初時以為這條棍是木頭的呢，萬也沒想到這條棍是渾鐵的。原來和尚正是法蘭。也沒有金鍾罩了，要有金鍾罩，還可以力敵鐵飛龍。和尚見不可以力敵，抹頭便跑，鐵飛龍在後面就追。口中說道：「要不砸死你個這賊和尚，我不是鐵飛龍！」和尚見鐵飛龍在背後趕來，先和尚跑得快，鐵飛龍離著遠點。和尚暗將香砂迷魂袋取出來，聞上瞭解藥，遂慢跑等候傻英雄。傻英雄追到和尚背後，舉起喪門螺絲棍，照定和尚的後腦海砸來，和尚一閃身軀，躲過了喪門螺絲棍，向傻英雄面門一抖香砂迷魂袋，就聽叮咚一聲，傻英雄擲了喪門螺絲棍，翻身栽倒塵埃。法蘭和尚回頭一看鐵飛龍，哈哈一陣冷笑，口中說道：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殺了你雖不比殺了勝英，也算聊泄胸中之恨。」秦尤在那裡喊道：「師父慈悲慈悲，先救了我，再殺此小輩不遲。」

和尚走到秦尤面前，口中念了聲無量佛：「危哉秦寨主，若不是貧僧一步趕到，此時寨主已死多時了。」下腰解開秦尤的綁繩。秦尤拾起匕首刀，直奔鐵飛龍跟前跑來，舉起匕首刀照定鐵飛龍腦袋上，叭叭叭就是三刀。剃之不動，一刀一個白印兒。

法蘭說道：「秦寨主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，他是混身橫練，焉能刺得了他？」秦尤本是個急勁兒，一聽法蘭之言，恍然大悟。方才月牙刀都刺不了他，我的匕首焉能刺得了他？」秦尤口中說道：「別處有金鍾罩，難道他還將金鍾罩練到眼裡嗎？我用匕首刺他的眼睛，金鍾罩見血就算破了。紮完了他的眼睛，我再紮他幾刀，方解我心頭之恨。」語畢，刀尖朝下對著鐵飛龍的眼睛便紮。正在此時，就聽一旁樹上有人喊嚷：「秦尤畜生，不要傷吾賢姪！老朽來也。」秦尤聞聽音聲，只嚇得屁滾尿流，抹頭鼠竄而逃。法蘭僧舉拳奔老劍客夏侯商元而來。老劍客徒手奪雙奪，大戰法蘭僧。

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下話，老劍客是打哪裡來呢？

原來賈七爺父子將勝三爺勸下隱逸樓後，樓下的孟二俠、蕭三俠、蠻子歐陽天佑，急忙問道：「黃金印怎麼樣了？」勝三爺長歎一聲說道：「印盜出來了，傻姪子鐵飛龍性命不知如何？」

賈七爺與孟二爺等將勝三爺勸到東山坡而來，與楊六爺、老劍客、震三山見面。老劍客問道：「勝三弟，盜印之事如何？」

勝三爺長歎一口氣說道：「印可盜來了，飛龍賢姪落於陣眼，生死不知，你等將印帶回，我要尋找飛龍賢姪。找不著飛龍賢姪，我誓不回鏢局子！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賢弟你平生好心待人，才有這種巧遇。若沒有飛龍賢姪，此印決盜不出來。如今有了印了，偏有鐵飛龍落在陣眼裡這種不如意的事，勝三弟不要著急，吉人自有天相。我去尋找傻孩子去，你們在此等候。如有意外之事，你們便走你們的，我必將鐵飛龍找回來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大師兄若去尋找飛龍，小弟心中還稍安一點。」老劍客問道：「賈七爺，這陣眼可有出路沒有？按相生相剋，應當通於哪方呢？」賈七爺說道：「此陣眼底下，水向北流，應在北方有出路，揣情度理，沒有出路，流不進活水去。」老劍客遂奔北方而來，正碰上飛龍被和尚的香砂迷魂袋迷倒塵埃，秦尤要紮飛龍的眼睛。老劍客由樹林中出來，一聲吶喊，秦尤向東北逃去。和尚的亮銀梅花奪，奔老劍客雙鋒貫耳而來。老劍客空著手用了個野馬分鬃，搶和尚的亮銀梅花奪。和尚撒奪敗走，老劍客隨後就追，和尚暗中掏出香砂袋，對老劍客一抖，老劍客此時早取出日月飛蝗筒，打出了硫磺礮彈，迷魂袋立刻化為飛灰。和尚抹頭向東便跑，老劍客在後面頓足說道：「追追追！」老劍客見和尚走遠，回身提起飛龍的皮挺帶，頭朝下往江中一放，鐵飛龍的腿一蹬，老劍客急忙將飛龍提出水面，飛龍打了一個嚏噴，然後爺兒倆奔東山坡來尋勝爺。勝三爺、蕭孟二俠、賈家父子、楊六爺等一見鐵飛龍與老劍客到來，眾人俱都歡喜。蠻子說道：「唔呀勝三哥，了不得了，人家追來了！頭前是曹世彪懷抱擂鼓點金鍾，帶領五百名強弓硬弩隊。」

語畢，蠻子一揪彈繩，順著繩子而下，蠻子到了船上，叫水手開船向東而去。孟二俠說道：「蠻子你竟顧你自己了，別人怎樣走呢？」蠻子在船上說道：「吾不會水，你們往下跳吧。」

孟二俠、賈七爺等俱都雙手扣著襠向水中跳，惟有勝三爺不走。

老劍客因勝爺不走，並未向下跳，說道：「勝三弟也太不知足了，刀刺林士佩，盜出黃金印，咱們一個人都未受傷，你還要怎麼著？」說著話，老劍客冷不防照著勝三爺用了個老君推杯，就是一拿，口中叫道：「勝三弟扣住了襠。」勝三爺雙手將襠扣住，離著水皮五六尺高，一個雲裡翻，落在水中。此時曹世彪已距老劍客甚近，後面韓殿奎督隊，急叫曹二寨主閃開，曹世彪閃開了道路，後面的弓弩手，亂箭齊發。老劍客說一聲「再見」，雙手扣襠，向水中跳去，離著水皮有一丈來高，也是雲裡翻身落於水內。弓弩手向水中亂射，連老劍客的影兒都看不見了。此時道爺等早來接應，眾人由水中上了船隻。道爺問道：「勝施主，黃金印怎麼樣了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好難盜的黃金印！」語畢，由兜囊中取出印匣，黃澄澄的赤金鎖頭露著。眾人一看，此印四寸來長，三寸來寬，乃是長方形。印上有九個獅頭，真是黃澄澄的，這些位俠劍客，誰也沒看見過九頭獅子烈火印。道爺將印托在手中，左右觀看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此印不真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何以不真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貧道不說妄言。真的我雖沒看見過，貧道在觀中嘗讀古聖先賢之書，以及各種記載，所以略知一二。大凡金印重五十六兩，此印不過二十餘兩，焉能是真的？」勝三爺說道：「白玉祥豈能失信於我？」道爺說道：「白玉祥非小人之輩，但是他的手下宵小作祟未可知。勝施主你將刀借我一用。」勝爺將魚鱗紫金刀遞與道爺。道爺用刀背照定印上一連幾下，叭噠一聲，碎了好幾塊，原來是青石所做。勝爺一看，不亞如萬丈高樓失腳，揚子江心斷纜，遂叫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咱們殺奔九龍山！」

道爺說道：「且慢！勝施主你腹內饑餓，累了一日一夜的功夫，再說九龍山進不去。咱們且回菊花村，再作道理。」勝三爺萬般無奈，叫水手開船，向東而行。

眾人回到菊花村，查點人數，只有於化龍被鬧擠了肋骨，傷雖不輕，幸肋骨未折。傷了一龍，又添了葉乘龍、鐵飛龍。

大眾吃完了午飯，各自休息。第二日早飯後，派五龍再去九龍山探聽消息。五龍出了菊花村，用王宅的船隻，夠奔九龍山。

一看山上嘍卒如蟻，各處都有人把守。早晨去探山，到晚晌才回來。一連去了三次，俱都是如此。第四日五龍探山回來，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也不知白寨主是怎麼用意？前三日緊閉鋼閘，雖螻蟻都不容易進去。今天我們探山，見有二十隻小船，載著米麵進了九龍山的十二道鋼鐵閘，開始終未落。把寨的寨主與嘍卒全都退去，山坡上的嘍卒也都撤去，一人皆無。」

我與葉六叔冒險進閘，攔江鎖等物一概無有。小姪男與葉六叔不敢深入，特來稟明眾位叔叔大爺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列位施主，這次更進去不得了！他這是增人啦，明明挖下壕坑擒虎豹，放下香餌釣金龜。」勝爺一聽，遂說道：「十二道鋼鐵閘閉著，有嘍卒把守進不去，如今十二道鋼鐵閘大開無人把守，也不能進去，此印我何時才能盜出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焦急，從長計議。」說著話的時候，王宅家人擺好酒席，大眾入座吃飯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、士遠哥哥，咱們幾個人在門後擺個小桌吃飯，我有話說。」於是屠士遠、蕭銀龍、劉雲、黃三太四個人在一張小桌上用飯。蕭銀龍說道：「眾位哥哥兄弟，勝三大爺遇難，被五子將三俠救了，暗中必有九龍山二位少寨主的幫助。咱們既有內助，何不乘此一探九龍山？小膽不得將軍作，咱們弟兄我就看士遠哥哥、劉雲兄弟、三太兄長是有膽有識之人，咱們四個人今天前去探九龍山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想我二位少寨主哥哥必有照應。」黃三太叫道：「蕭賢弟，你們三位水性都能覓幾里地？我只能覓三五丈遠，若是十丈夠不著底，我就得淹死，我怎能去呢？」蕭銀龍一笑說道：「您的膽量素常過人，咱們探九龍山是共同生死。您沒見小孩們不會水，用褲子灌上風，紮上口，人騎在上面，還能過河呢。再說，水裡帶一個人走最容易，咱們又是坐船去，到了緊要時決不能將您擲了。黃三太向來剛強，聞聽蕭銀龍之言，口中說道：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要不去，我不姓黃！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並不是激您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咱們吃完了飯，暗暗溜出去，誰也別叫知道，今天咱們一定是這麼辦啦！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沒有水衣水靠呢！」劉雲說道：「借於化龍的。」於是黃三太暗中向於化龍借好了水衣水靠，四位英雄吃完了晚飯，暗暗的溜出了王宅，奔菊花村西，到西村口哥兒四位集齊。距九龍山東河坡五里地，四位英雄一伏腰走出二里多地，走到一片大樹林子，劉雲眼快，見樹林中有一條黑影兒，說：「三位哥哥，樹林中有人，別是九龍山踩盤子的吧？」走至離樹林切進，由樹林中縱出一人，口中喊道：「留下買路的金銀哪！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，你又窮瘋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在門後頭吃飯，低言耳語，你們以為我沒聽見呢？這樣好事你們單擲了我，盜出印來官就作上了，你們就會湊合小白臉子。屠士遠大哥也是俊人物，蕭銀龍臉兒更白，劉雲老兄弟更好看，黃三哥長得也不弱，單把我這黑小子擲了。黃三哥你沒聽師大爺諸葛道爺給我算命嗎？咱們這一堆人，那個也沒有我的命好，福還大，專能歪打正著。九龍山裡的石洞，你們誰進去過？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你要去可別大呼小叫的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那是一定，偷著的事焉能大呼小叫呢？」五位英雄奔河沿而來，來到河沿，蕭銀龍對水手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叫我們五個人今夜晚探九龍山。」水手一聽，趕緊搖櫓靠岸搭跳板，五位上了船，向西而去，正是東風快似奔馬，順風船二三十里地不大的工夫就到啦。來到九龍山開口，五位英雄一看，十二道鋼鐵閘把關的嘍卒，一個人也沒有。水手說道：「眾位達官，您老幾位進閘吧。船若進閘，石子打人船俱完。」五位在船上換了水衣水靠，將一切衣物火折筒子都裝在油布口袋之中，五位都是如此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背著黃三哥，你們看咱是有用沒用？蕭銀龍頭前帶路，閘口裡三四尺深的水，進到十二道閘外，水可就深

啦。」金頭虎背起黃三太，五位英雄進了開口向南去二里之遙，一個嘍卒也未遇見，一盞燈光都沒有。到在竹城這兒，竹城大開，五位英雄進了竹城，向西去不遠，躲開正山口，棄水登岸。

樹木交雜，在樹林深處五位俱都撤去水衣水靠，換好衣服，用小包袱將水衣水靠包好了，兵刃暗器俱都帶好。偌大的九龍山，真不見一個人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們造化真大，群賊都得了瘟病啦？咱們進去，到聚義廳將賊頭的腦袋割下來，把印拿著一走，回去擊功受賞，小官兒就作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這是說夢話呢？都得了瘟病啦？你別說夢話啦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有命者不死，怕死的不來！」弟兄五位，走陡壁，踏山崖。穿過五七道寨子去，連一個火亮都沒有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要不是死絕啦，焉能這樣呢？」走到一道粉壁牆，銀龍縱上牆去一看，有一對氣死風燈是紅的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們也上牆來看，都死啦還點燈？」賈明等縱上了牆頭。賈明說道：「別處都死啦，這兒的人是剛要上牀，故此點著一對燈。」仔細向下一看，滿院中俱是奇花異草。弟兄們下了牆頭，奔園中亭子而來，亭子的柱子上掛著圓紗燈，座北向南的亭子。黃三太、蕭銀龍來到亭子的東邊，由下面向上一縱，腳尖掛著陰陽瓦，向下面觀看，劉雲、屠士遠俱已縱到西面，也是腳尖掛著瓦簷向下觀看。賈明也縱上去啦，口中說道：「窮房子蓋得多缺德，這麼大的坡。」

傻小子怕腳尖掛不住瓦簷，遂又跳下來啦。繞到東邊，抵破隔扇紙向亭中觀看，就見亭子西面月牙桌子左邊，坐著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身旁站著一個姑娘，背後背著一宗傢伙，連亭子上面的四個人，也不認識這宗兵刃。就聽老太太說道：「姑娘你是明白人，你跟你父親學了十數載的武功，讀過多少書？你既是讀書明禮之人，深知大義，你父親無故的收留程士俊、林士佩、八寶真人這一群狐群狗黨。林士佩盜了欽差王大人的黃金印，拿到九龍山。你父親就應當將林士佩捉住綁送當官，交回印信，可保咱們這座莊稼山萬年事業。你父親偏不這麼辦，將林士佩留在九龍山，約請勝老達官來盜印。你父親雖然袒護林士佩，良心未泯，隱逸樓上掛的是真印。林士佩這個畜生，他被勝老者斷了雙足之後，記恨前仇，他將皇爺家的黃金寶印擲在了十海島的海眼。不知擲在哪个眼裡去了？他只顧他一人報了私仇，咱家乃是滅門九族之罪！可惜你父親給他敷好藥調治雙腿。這是給他治好了雙腿啦，他要害咱們家產盡絕。你今年已十九歲了，若不是父母過愛，早也就有婆家了。如今尚且未能嫁人，將來九龍山山破家亡的時候，這豈不是叫為娘多一份心事嗎？為娘六十來歲啦，難道還活六十來歲嗎？皆因有你們這群孽障，為娘怎能閉了雙眼，拋棄了兒女呢？可惜九龍山四十來年的心血。不啻鐵筒的江山，黃金印落在十海島，永不能出世。咱家滅門九族，勝老者也不能生。杭州府得壞了一堂官，林士佩這孩子，你爹疼他一場，真算不白疼。」老太太語至此，不由得雙目之中落下幾點傷心淚。金頭虎賈明在東面看得明白，聽到印落在九龍山十海島之邊，傻英雄在外面喚了一聲，大喇叭嗓子喊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可要了命啦。」老太太忽聽外面有人喊嚷，幾乎嚇得栽倒椅子下邊。姑娘問道：「外面什麼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拿賊辦案前來盜印的。」姑娘由背後撤下梅化轉心雙筆，開開亭子的隔扇門，縱出亭子外。傻小子賈明說道：「小子你真快，你會上房嗎？」傻英雄縱上了亭子，姑娘將梅花轉心筆交於左手，伸手由兜囊中掏出五鈎如意抓，奔傻小子頭上抓去，正抓在冲天杵之上，傻小子一較勁，瓦墮一滑，將傻小子由亭子上面拉將下來。此時丫鬟婆子俱都出來，按倒了賈明，四馬倒攢蹄將賈明捆好。

老太太見姑娘出來與金頭虎賈明動手，即由亭中出來，站在東面隔扇門外觀看，婆子已將賈明捆了。背著燈影兒，賈明趴在就地。老太太可沒有看見賈明的臉面。賈明被獲遭擒，口中喊道：「五個人可是一塊兒來的，誓同生死，你們能夠看著嗎？」黃三太向來是熱心腸，口中說道：「諸位兄弟與我視敵，愚兄下去救賈明弟。」語畢，撤出鋼刀，由東面縱下亭子。姑娘問道：「什麼人大膽，竟敢擾亂後寨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乃浙江紹興府黃三太是也。」姑娘一晃雙筆，左手筆點黃三太的胸窩，右手筆奔左太陽穴便打。黃三太向左便閃，手中的單刀奔姑娘的右手腕便截。姑娘抽筆向右便走，黃三太心中暗想，這樣的能為，賈五爺也不知是怎麼叫人家拿住的？一個照面便不濟事了。三太思想至此，擊刀便趕，姑娘一翻身，相隔黃三太一丈有餘，一按繃簧，微聞一點響聲，黃三太急忙閃身形，一隻竹弩正打在黃三太的左膀之上。黃三太伸手起弩的功夫，早過去一個丫鬟抖五鈎如意飛抓將黃三太抓倒。又過來兩個婆子，按在地上掏出黃三太的飛抓，四馬倒攢蹄將黃三太捆好，放在賈明之側。賈明喊道：「房上那三個真看著嗎？你們不救賈明，還不救黃三哥嗎？」屠士遠聞聽，由亭子上飄身而下，單刀一晃奔姑娘而來。姑娘雙筆一掙屠士遠的單刀，筆頭上的鵝眉刺將單刀掙住，屠士遠以為姑娘能有多大本事，與姑娘一較力氣，二人就在亭子轉開了圓圈啦，誰也不讓誰。金頭虎喊道：「離不開啦？」姑娘臉兒一紅。雙筆一分，屠士遠抽出單刀，姑娘一按繃簧，屠士遠一轉身，這枝竹弩正打在屠士遠的大腿之上，屠士遠刀交於左手，伸手拔弩，被姑娘一飛抓抓住了。婆子過來就捆，劉雲見屠士遠也被擒，遂下亭子抖十三節亮銀鞭奔姑娘面門便點。姑娘一閃身軀，一按繃簧，劉雲一轉身，正打在後肩頭之上，劉雲也被遭擒。蕭銀龍在亭子上看得明白，姑娘必是兵刃之中，暗藏暗器。小英雄由亭子上面飄身而下，直奔老太太而來，遂叫道：「姑娘且慢動手！容在下與老太太講話。」銀龍遂對老太太躬身說道：「老太太，我們並不是故意來到後寨找便宜，皆因我們鏢行之人前來九龍山盜印不明道路，誤人後寨，求老太太大發慈悲放了我等。不是我們畏死貪生，皆因為黃金印之事關係不小。」未容老太太將話聽完，姑娘的梅花轉心筆奔蕭銀龍便點，蕭銀龍判官雙筆接架相還，戰了五七個回合。姑娘賣了個破綻，縱出圈子外，直奔東南而跑。蕭銀龍剛一上步，姑娘一翻腕子將梅花筆左右手交換。」蕭銀龍早就留上神了，容姑娘一按繃簧，蕭銀龍閃身形。

姑娘見第一支弩發空，一連就是好幾只，蕭銀龍閃展騰挪，斜身繞步，五支竹弩俱都發空。姑娘的臉兒一紅，將雙筆交於左手，取出五鈎如意抓便抓蕭銀龍，蕭銀龍抖轉身形，累得姑娘混身是汗，氣喘吁吁。四個丫鬟各使五鈎如意抓，一齊上來，東西南北四面，將蕭銀龍圍住便抓，姑娘此時隱在亭子東面的柱子後，窺看丫鬟捉銀龍，四面的丫鬟抖抓，抓亂籠頭巾。銀龍向東一縱腳步尚未站穩，姑娘冷不防發出五鈎如意抓，將銀龍網帕抓住，銀龍一較勁五鈎就向肉裡走，銀龍只得拋了雙筆一溜滾，丫鬟過來將銀龍捆了。賈明見銀龍被獲，遂喊道：「得啦就是這五個。」老太太叫道：「姑娘，將這五位先捆花棚裡面，咱娘兒倆回上房去吧。」丫鬟婆子將這五位抬到月亮門外花棚的柱子前面，俱都捆在柱子之上。姑娘問道：「娘啊，為何不將他們送中平寨，聽候我的天倫發落？」老太太遂說道：「姑娘啊，你有所不知，你的婚姻，每逢有人提親，不是山大王，就是江洋大盜，為娘俱都未允。現在你所擒的這五位，就是第一個為娘未曾看見，大概長得決不能錯了。後擒的這幾個，為娘都看見了，俱都是俊品人物，滿臉正氣。對於你的婚姻，為娘要擇賢者而配之，汝父收留小兒林士佩，黃金印被他擲在十海島之內，刨墳之禍將不遠矣，你的終身大事，倘若許配俠義之後，咱們暗中救了俠客，對於黃金印之事，老身能有辦法。

別人誰也不行，如能請出你的義兄羅文，黃金印就許能夠得出也未可知。」姑娘聞聽臉兒一紅，一語不答。老太太又說道：「咱們是女子，不能直接著問人家話，我常聽你二哥說，前幾天有鏢局子一位少俠客，姓蕭名叫銀龍，與你二哥結為口盟兄弟。你二哥常說此人伶牙俐齒，品貌俊俏，男長女相，膽量過人。姑娘你知道方才動手的時候，哪個是蕭銀龍嗎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孩兒與男子動手，焉能留神呢？我倒聽說有一個蕭銀龍，孩兒可不知哪個是蕭銀龍了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高媽媽你到前院將白福喚來，就提老太太有事，不要大呼小叫的。」婆子答應一聲，急忙到前院，將白福喚來。白福來到上房，與老太太請安問道：「老太太呼喚小人有何事議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到前山暗將你家二少寨主喚來，就說老太太有秘事相商，不許走漏風聲。你是白家多年之人，自從你東家未佔山之時，你就在白氏門中，你就如同白家的人一樣，現在後寨之事，可不許到前寨學說，如被老寨主知曉，咱全家就有生死的關係。」白福聞聽說道：「老太太囑咐老奴之話，決不能走漏消息。」語畢，白福走出了後寨上房，奔向前寨而來。事逢不巧，白二少寨主帶領嘍卒巡寨去了。老太太童氏著了急了，可就叫過來一個年老的婆子說道：「你到東花棚裡，低聲問問柱子上綁著的，哪一個姓蕭名叫銀龍？你就說我家太太沒有加害之心，叫人說實話。他要說他是蕭銀龍，你就將綁繩給他解開，請他上房中來，老太太有話問他。你的耳朵聾，說話聲音大，你可別喊。留點神聽，別打燈籠。」老婆子答應而去，來到花棚一問，頭一個柱子上捆的正是金頭虎賈明，老婆子低聲問道：「你是蕭銀龍嗎？你要是蕭銀龍，我家老太太叫我放了你，決沒有加害之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就是蕭銀龍。」老婆子遂將賈明由柱子解下來，老婆子說道：「我怕你跑了，你胳膊上的繩子，我可不能給你解

開，你先受點委屈吧。賈明說道：「行啊。」老婆子在前，賈明在後，進了月亮門就是上房。老婆子說道：「你站在門外，我先回稟老太太去。」老婆子遂進了上房屋中，稟報了老太太。姑娘臉兒一紅，遂夠奔西裡間去了。老太太說道：「有請蕭少俠客。」老媽子出來將賈明請到上房屋中。賈明見了老太太，口中說道：「給老太太請安。」老太太一看，嚇了一跳！心中暗想，二少爺言說蕭銀龍人材出眾，儀表不俗，為何這宗長相？莫非二少爺說話，老身我聽錯了？不能夠呀！二少爺說了不是一次。老太太思想至此，面沈似水問道：「你是蕭少俠客蕭銀龍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蕭銀龍啊！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是俠義的後人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是呀！我天倫是義士。」老太太一聽，說話是大舌頭，半明白半不明白。老太太說道：「陳媽將蕭少鏢頭的綁繩解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您將我放開吧，我決不能跑，我要跑時，五雷加三雷，八雷轟頂。」